

河南通志

卷三十九之下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四六八	六九二	三九六九	漢書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九二	六九二	三九六九	漢書
(七四四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447)
函號	291 97

四四七





淺學文集

之治亂乃與身之安危相關政事之得失乃與天  
下之治亂相關因以推求今日之政事得之耶失  
之耶則於所謂藏身之道者安之耶危之耶將無  
小大無敢慢之意必有竦然憬悟而無俟臣詞之  
畢矣不然但漫言修政上下相蒙日復一日年復  
一年天下之事臣愚有所不能知者矣夫天下事  
救之於未敗則力省而功倍救之於既敗則力勤  
而功難今亂幾雖已叢集而亂形未至决裂但舉  
念有泰山之安而坐視有必至之敗天下至重陛  
下不宜自輕社稷磐石之固願早留意計之勿謂  
臣今日之言為妄也臣草野愚臣無所知識本不  
敢輕易有言惟是一念狗馬愛主之誠區區不能  
自巳故不敢顧其狂陋之罪而冒言之極知塵露  
之微不足補益於山海然蕩蕩之言聖人所擇懇  
乞聖明垂神省覽臣干冒**據實披陳疏**題為大工  
天威不勝恐懼待命之至**據實披陳疏**實費可稽  
先臣蒙誣未白據實披陳仰祈聖鑑勅賜核實以  
垂信史事臣惟國家有大事臣子有大節節者事  
之幹也有真才品乃有實經濟未有根本不立而  
能有濟於事者也故從古無無是非之大事亦無

藝文 卷之第三十九 吳





無怨謗之勞臣蓋急公者以癡腸爲擔負不顧人情之思怨持議者以筆鋒爲是非不知任事之甘苦是以任勞甚者嫌咎爲鵠而叢忌深者黑白易形此古今任事之通患也但在昔大臣遭讒負謗者位尊跡顯望有明白之日若小臣則人微事輕雖有磊落之才孤絕之守一經瑕斥沒世沉埋矣人生富貴可使瞬也苟衾影無內負之慙雖小臣有必伸之氣此臣所以反覆思維欲爲臣父一申雪者也臣父盛瑞今蒙聖恩復湖廣布政使司右叅議致仕原任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也臣父所以遭蹶於時者以己亥年京察拾遺河南道御史趙士登論之也趙士登所以論臣父者以修乾清坤寧兩宮執持太堅節省太甚讒毀太衆也夫以執法爲翫法以省費爲浪費以廉吏爲墨吏此亦從來論人之常士自有品士登何足深尤臣父豈遂爲不幸以故二十年來臣父業已相忘卽臣前日乞恩復職疏中亦不敢侈言其事而失臣父盡職無求之意也臣接邸報見福建道御史周宗建修史一疏內有大驚大費若兩宮三殿之炎灰等

語誠謂兩宮與三殿等災爲國家之大災役亦爲國家之巨役修復之日其間歷時之遲速官屬之貪廉費用之多寡不可不脩核其實詳記其事以垂勸戒伏念兩宮之役臣父實始終之受盡勞苦費盡調停經度確有定畫節省數以百萬乃怨忌一興前功盡廢國家不但不得受節省之益而節省之臣且爲士登白簡擯斥之於外臣父不但不得光節省之職且以節省之故而併廢其可用之身土木之事脩極左撓右掣之艱苦任事之難不盡規天條地之機宜若不細稽其曲折而惟成案是錄則但任國家之物力辦國家之工程亦何事不可了何工不可完異日者史官記事亦不過曰某年月日工興某年月日告成而已卽載錢糧數目亦不過如昔年鑿工之疏費以鉅百萬石價居其半而已天下後世但知有不可省之費亦孰知有不必費之省哉是不但使臣父之才品與士登之叅疏終混淆不辨卽大工之始末亦不得其實錄也臣故敢不避煩瀆冒死爲我皇上陳其大畧萬曆二十四年乾清坤寧兩宮災臣父以營繕司郎中適當其事興大役於創始之際百度勞心檢



殘贖於蠹蝕之餘塵土眯目越數十日乃得嘉靖時修復三殿往例斟酌而行之維時工程重大經費浩繁內之則狐鼠盤據橫肆其姦欺外之則宵小垂涎競開其豁壑蓋人人視為金穴居間殆無虛日假令一無骨者當之則容容多福取朝廷之金錢付之亡何有之鄉亦孰從而稽之乃臣父身抗強禦力塞漏卮不肯假借一人不肯濫觴一事使紛然抱所欲而來者皆黯然失所欲而去於時蓋已蘊蓄衆怒誠不自量其力之弱也本年七月初十日開工十月即具題豎柱至二十五年五月內得旨是月即具題上梁至九月得旨二載經營兩宮底績自創始以迄垂成完過乾清宮坤寧宮交泰殿暖殿披房斜廊乾清日精月華景和隆福等門圍廊一百一十間俱蓋瓦通完又帶造神霄殿東裕庫芳玉軒豎櫃二百四十座板箱二千四百個通共用銀七十二萬兩有奇內鑄錢積出銀四萬兩有奇實用銀六十八萬有奇節省營繕司實在庫銀除借與屯田司十二萬兩都水司九萬兩震衡司三萬兩外見在九十三萬兩有奇兵科給事中胡嘉棟之疏見在可查也豈有鉅百萬十

分之一哉監工者已不悉其事矣又何恠于士登也臣父以二十六年九月內陞任其後傳聞奏繳之數殆二百萬臣乃知事無巨細土木亦須有劑量官無大小郎署亦足佐盈虛臣父為省為費為介為貪一檢册可查也乃士登疏臣父曰楮隸莫罄其贓私夫謂之多贓以兩宮之侵漁也乃兩宮費不踰七十萬臣父又安得如許贓私耶假如臣父即不自愛亦豈能神輸鬼運使大工不費一錢舉六十八萬悉掩為私藏哉雖然惟費以六十八萬所以來士登多贓之誣也何也蓋自峻絕營求之人而已伏切身之毒矣當日蟻聚羶集其難言景象獨臣父知之耳不可得而訴人也乃若顯肆姦謀公然見之章疏者亦可畧指也如請差官四川採木則有如百戶李綸請改臨清窰於武清用內官監督則有如指揮林朝棟百戶張文學請採五臺山沿邊樹木則有如西河王臣父皆一切具復不行荷蒙神宗皇帝俞允此皆謀之歷時失之一旦能無憾乎然最者無如徽州木商挾資數萬規圖厚利內倚東廠孫暹外結輔臣張位要求買木劄付十六萬根勢在必得堂官徐作業已許可



臣父斷斷不與鑽求不行遂敢捏名賣奏一為吳雲卿一為駱金源一奉明旨再奉特旨商人揚揚入司言語無狀自謂奉旨之劄如取諸寄即堂官亦竊笑臣父無計以拒不復能堅執臣父徐諭以五事載劄付中於是各商垂首喪氣憤恨而出與居間之人飲恨切骨又加以衆不得得意之口而拾遺遂為報復之具矣此皆大工切要事體史臣豈能知其詳乎且夫三殿之例具在也當兩宮初建事屬宸居其任惟郎中之能其不任惟郎中之罪即有大智大力當之而頭緒繁多不免疑畏則稍糜朝廷之財多取衆人之力以自為寬餘地或亦人情乎若一一引三殿事例豈其不足以藉口而臣父不肯為也臣請試言三殿之大者以錢糧則有加派於是各省直丁地歲增銀百萬而督催之者則有四御史以川湖採木則有差官而特遣之者一侍郎一都御史兩副使兩主事以採石則又差官而職其任者一侍郎兩主事理刑又一主事以蘇州燒造則又差官而專其事者郎中李芳至也以夫匠則取之河南山東山西以車驟則派之順天等八府以金磚顏料則取之滇粵此皆窮天

下之物力萃衆人之精神以成此役也兩宮有一於是乎六十八萬之費止取足于事例銀兩而事例又不肯濫及于臨民之官郎戶兵兩部各應協濟三十萬皆留之該部未取用也是不但一毫不取之於民亦且一毫不取之於庫方開工之始查得見貯庫銀不過二十七萬乃工成之日反有九十三萬之積則謂臣父非小有勞勩不可也最大之役是臣父所謂不須多費之役而省費之臣是士登所謂最不肯之臣不亦異乎至如大石窩石料是監工之臣所謂居鉅百萬之半者也乃臣父止用一主事郭知易辦之而有餘而總計其費不出六十八萬兩之內且不但不知監工之言已也而又創為十六輪車以代早船查得三殿時中道階級大石運以早船比至京計期二十八日計費十一萬兩有奇兩宮中道階石與三殿同運以六十輪車比至京計期二十二日計費七千兩而縮只此運石一事而兩宮之費視三殿不居二十分之一也而十六輪車又遂為該部永利矣以至夫匠車驟則召募金磚顏料則召買若川湖採木若蘇州燒造第責之該地方官爾而事亦無不集也



寧惟不病民亦不病商寧惟不勞一大臣亦不多  
 設一小臣兩宮不一載金碧輝煌而人不知役事  
 省功速而士登乃謂為貪官之尤尚何言哉夫西  
 臺天子耳目之臣也黜幽朝廷錯枉之大也將懲  
 奸警墨於是乎在而孰謂抑枉不平顛倒失實如  
 士登者耶想士登下筆時固自謂快心一郎署耳  
 豈知孤寒特立苦心營職節省百萬之勞臣一筆  
 掃除乎臣極知郎署鴻毛不足勞士登在念獨念  
 留部亦朝廷之財兩宮關宸居之重且人臣才品  
 亦何分于官之大小哉今臣父已矣即謂盡如士  
 登言今亦復安得臣父而罪之即謂不如士登言  
 今亦復安得臣父而官之升沉已付彼蒼功罪均  
 之泡影置之亦人事之常言之亦無益之慨且臣  
 父已忘士登於二十年前臣又何用追訟于二  
 十年之後但臣既重惜臣父之名節耿耿不能已  
 又感臺臣之言謂兩宮事既非常國史必宜傳信  
 念臣父一片苦心幾許精力無日不與豪貴忤而  
 撼之屹不為搖無日不與中璫處而制之使不敢  
 肆奉不相能之堂官擔莫相為之事任卒之氣定  
 而不回事集而不擾大工告成人第日尋常土木

事耳而孰知實心幹濟之臣即瓦礫之中具有如  
 此艱難哉假令以臣父所脩嘗之苦移而試諸眉  
 睫間難措之事何以遂不如人即受中傷以去猶  
 能使千古義烈之士咨嗟太息而惟以為土木之  
 事今幾何年矣已湮沒而莫之知則所處之事然  
 矣使嘔心傾膽之臣以輕微見遺此臣之所以掩  
 涕自傷也用是乘修史之會輯其大畧仰干天聽  
 伏乞勅下該部查臣父經手用過錢糧是否六十  
 八萬完過兩宮工程是否蓋瓦通完存留在庫銀  
 兩是否九十三萬士登拾遺疏指是否分毫干涉  
 明白昭雪錄付史官以脩大工始末使天下知朝  
 廷之上真是終昭秉筆之臣直道不晦雖郎署小  
 臣土木鄙事數十年後猶不忍沉屈將實心任事  
 之臣知是非長存雖捐一官無遺憾矣倘該部必  
 以奏繳錢糧數目為碍則今殿門方始艱苦更倍  
 當事之賢其調停節省必有千百于臣父者執法  
 招尤千古爛鑑能不為異日身名地而為臣  
 父留此一綫公道耶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呂坤**

**特薦輔臣以贊聖治疏**  
 訪得原任大學士王家屏  
 兩間正氣崢嶸一段忠心



藹藹立朝大節當與日月爭光輔世弘猷可使乾坤交泰一自乞身之後不忘憂國之心臣以為軒轅六相虞帝五人貳公弘化之地尚未盈員一德咸有之臣豈宜在野至其去國心迹臣請得而備言之先是皇長子當冊之際係皇上欽定之年科臣仰遵成命及時請行皇上偶震天威盡加斥逐中外臣民皆有廢長立少之疑惟時家屏亦以為疑而臣獨不疑也臣寄家屏書曰無激皇上皇上聖明廢長立少斷斷乎其不為也其可信者有天生萬物皆先長而後幼譬之於樹中枝其嫡子旁枝其庶子也中枝未樹不可無中心將扶高大之老枝乎抑扶續發之新枝乎皇上觀於萬物之理孰矣其必不廢長也一自有國以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三代明王未之有改也改三代明王繼立之常經於理為悖皇上考於哲王之事孰矣其必不廢長也二高皇帝大建藩封懿文太子長子也次秦王次晉王次成祖燕王燕王齒居第四懿文殂高皇帝欲立燕王學士劉三吾諫曰欲立燕王當置秦晉於何地太祖無以為辭遂止夫以成祖聖明遠過秦晉而高皇帝創業得以自專竟不

敢違歷代帝王立長之義皇上孝先法祖乃敢違高皇帝之成法乎其必不廢長也三昔周景王欲廢庶長子猛而立庶幼子朝致有毛伯之難魯惠公廢庶長子息而立庶幼子允致有子翬之變魯莊公廢庶長子開而立庶幼子班致有圍人犖卜齋之禍齊桓公廢庶長子無虧而立庶幼子昭致五公子相殺而啟十年諸侯之釁晉獻公惡庶長子重耳而立庶幼子卓子駟致二十年干戈之患衛莊公惡庶長子完而寵庶幼子州吁致有七人宰醜之必春秋以來不可勝數皇上博觀前言往行何肯樂禍貪災其必不廢長也四人君紀綱名分與海內臣民共之親郡王將軍中尉等宗室公侯伯指揮千百戶等官天下奚啻數十萬非立嫡則立長卑幼不得奸焉此國家定制也皇上廢長立幼親郡以下皆欲廢長立幼封襲疏上該剖議覆從之則天下相爭無已時不從則天子作法為口實皇上者天下王侯之式樣也式樣一差四海効尤朝廷何以禁之其必不廢長也五昔宋太宗立真宗為太子謁廟還宮都下軍民數十萬踴躍歡呼皇長子者天下臣民所仰望者也萬一棄而



不立無論天下兆民互生異議即滿京文武百官數十萬大小軍民未必肯服皇上知中外人心久矣其必不廢長也六無論中外人心即兩宮聖母欲立長乎立少乎九廟神靈欲立長乎立少乎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傷聖母之心拂列祖之意其何長也七坤聞道路之言皇上每見長子聰明便生歡喜國有長君乃社稷蒼生之福生而明睿又國家永命之基皇上有幾子寧不知孰壯孰弱孰賢孰否乎其必不廢長也八皇貴妃每勸立長雖古賢妃何以加焉此皆明於天命察於人心洞觀禍福之機熟知安危之計者如此忠言皇上豈有不從之理乎其必不廢長也九皇上言極堅定事不更張坤歷官中外二十年未嘗聞聖主失一言之信數年以來立長綸音無慮數十下矣載之史書刊之邸報兩京十三省以及中外千萬億兆人民莫不耳聞目覩而一旦更之後有詔書其誰敢信夫使臣民不信朝廷非社稷無疆之福其必不廢長也十蓋皇上至誠真實之心不信於臣下已自難堪而科道忠直懇切之語又激於宸衷安得不

怒雷霆震擊斥逐言官而天地仁慈久當寬宥坤何以知之昔者朱鴻謨趙世卿等以忠直得罪矣皇上今已顯用顧憲成黃道瞻等以忠直得罪矣皇上今已顯用曾乾亨董基譚希思等以忠直得罪矣皇上今已顯用聖主堯舜之心乾坤之度何嘗以一言一事深罪言官竟成棄擲哉古人云明主愛惜人才自為社稷計皇上不輕社稷何肯不愛仁賢徐侯天顏自霽耳大抵臣子之於君父迫切懇直徒足以甚其嚴威委曲和平乃所以成其聖德閣下大臣聖主所重倘積誠感動自無不回之天惟無激幸甚彼復書曰家屏侍皇上左右積有歲年知皇上深皇上聖天子也家屏何敢疑其立少惟是皇長子春秋向盛及今不早教諭何繇端蒙養之功諸言官進勸甚忠及今貶謫過嚴誠恐傷虛受之量家屏忝列輔臣既不能匡救聖明又不能保全忠直義當引退若過激之罪家屏不敢辭倘聖恩浩蕩薄譴而賜之還家屏往復之言如此臣以是知家屏忠貞天植獻納成聖主之明禮義自閑進退得大臣之體伏惟皇上特起丘園列



之殿閣俾與二三輔臣同心  
 佐政太平事業指日可興矣  
 楊東明饑民圖說疏  
 題為中土民窮已甚時事萬分可虞乞大溥皇仁  
 以奠民生以培邦本事蓋自中州被災以來諸當  
 事臣所徼惠於皇上者不啻渥矣臣亦何容置喙  
 哉顧臣河南人也離家未久聞見頗真欲默默無  
 言實戚戚在念欲勉強言之則灑泣而筆不能下  
 恐皇上覽之當亦潛焉出涕也近廷臣自南來者  
 所傳光景益惡而其禍將不獨在民已也臣為蒼  
 赤抱痛復為宗社懷憂謹披瀝為皇上陳之粵惟  
 去年五月二麥已見垂成忽經大雨數旬平地水  
 深三尺麥禾既已朽爛秋苗亦復殘傷且河決隄  
 潰衝舍漂廬沃野變為江湖陸地通行舟楫水天  
 無際雨樹含愁民乃既無充腹之資又鮮安身之  
 地于是扶老携幼東走西奔饑餓不前流離萬狀  
 夫妻不能相顧割愛離分母子不能兩全絕裾拋  
 棄老羸方行而輒仆頃刻身亡弱嬰在抱而忽遺  
 伶仃待斃跋涉千里若旅舍之難容匍匐歸來嘆  
 故園之無倚投河者葬身魚腹自縊者棄命園林  
 凡此皆臣居鄉時聞且見者也迨至今日更不忍

言斷草萊以聊生刮樹皮以充腹枯容鰲面人人  
 俱是鬼形恨地怨天箇箇求歸陰路向者猶賣兒  
 女今則割兒女之尸體昔也但棄親身今則食亡  
 親之骨肉道路警急行旅戒嚴村落蕭條煙火斷  
 絕難支歲月乃相約以捐生無耐饑寒遂結聚而  
 為盜晝則揭竿城市橫搶貨財夜則舉火郊原強  
 掠子女據此洶洶靡寧之勢已有岌岌起變之形  
 此臣近日所聞甚於昔日所見過此又不知何如  
 也臣聞君為民之父母民為君之赤子今赤子既  
 已無聊矣而君父何忍坐視哉且民者君所恃以  
 富貴者也欲保富貴不可使民饑而死使民饑而  
 死欲保富貴得乎哉故保民所以保社稷棄民所  
 以棄國家今日保民之政非大破拘攣之見弘敷  
 曠蕩之恩必無以拯阡危之民而消隱伏之禍也  
 夫國家東征西討帑藏幾空大司農方且勞心焦  
 思勤拮据而靡措而臣乃疾首蹙額呼庚癸而告  
 急臣豈不知國計之難哉第念忠臣謀國固當慮  
 其所難而智士審時尤當救其所重今蠲租之令  
 不下則有司之催科猶嚴內帑之金不施則下民  
 之仰望頓失催科嚴則有刑罰以驅之叛仰望失



則無恩德以結其心以無所可懷之德迫于有所  
 可畏之刑即慈母不能保其子而國家能以有其  
 民乎當此之時不肯捐以養民者不能不發以養  
 兵養民之費十一而禍泯於無形養兵之費十九  
 而變伏於叵測且河南山東之地無為之教盛行  
 倘奸雄攘臂一呼則四方望風響應欲蠲以輯之  
 而民不從欲賑以懷之而民不聽收拾無策懊悔  
 何及故論君民一體之情則不忍不蠲不忍不賑  
 論利害相關之勢則不可不蠲不可不賑今議者  
 之難於蠲賑也欲聚以脩散而臣之必欲蠲賑也  
 則以散為聚聚以脩散未必得聚之實散以為聚  
 陰收不散之功謂宜急下明詔蚤示蠲恤母令閭  
 閻枵腹之民胥為囹圄含冤之鬼蓋古者有歲相  
 仍猶然用一緩二今也生民相食何忍剝髓敲骨  
 且暫停之終屬難完又豈若顯除之使民一快哉  
 至於發賑一節向來未見允行雖留該省見在之  
 金無以明朝廷特頒之惠昔曾發三十萬於陝西  
 又曾發四十萬於江南皇仁業厚於往年恩賚可  
 薄於今日臣昧死請於戶工二部各發十萬餘金  
 蓋戶部本錢糧之府而苦於連歲之用兵工曹非

賑貸之官而宜念生民之孔急况目前無所營建  
 積蓄方在贏餘謂宜那借一時不妨後日還補臣  
 又思此二十萬金聚則為重大之惠散則惟涓滴  
 之仁欲固嗷嗷民心還須洋洋德意宜下勅書一  
 道極言軫念之情更遣近臣一員授以宣達之寄  
 然或委用不當又徒騷擾地方臣博採輿論之公  
 兼酌才品之當有光祿寺寺丞鍾化民者一任縣  
 令兩任按差到處皆能救荒至今人猶頌德如令  
 奉命而往必於荒政有裨尤須假以便宜方可展  
 其才畧蓋發帑金以緩須臾之死遣使臣以聯携  
 貳之心弭變恤民莫切於此嗟嗟臣秉筆屬草之  
 時皆饑民奄奄待斃之際早一日則多活數千萬  
 之生遲一日則斃數千萬之命臣望皇上速留意  
 焉臣識短才疎不能盡寫饑民之狀因繪而為圖  
 附之以說用塵乙夜之觀庶知萬民之苦臣言有  
 限臣慮無窮臣之臨毫一字一淚臣之伏闕萬懇  
 萬哀伏乞勅下該部速議施行萬民生死之關邦  
 家安危之本在此舉也臣不勝涕血籲鳴激切祈  
 請之至

**李戴疏通鹽法疏** 題為疏通鹽法以足國課  
 以靖地方事竊惟國家資



鹽利以供邊餉特設各運司以統治之所以裕國也其食鹽戶口各照地方遠近劑量分屬亦所以便民也遵行既久無容別議矣邇緣黃河以南鹽價騰湧私販甚衆前歲礦盜角利嘯聚千餘騷動地方幾成大變一時撫按具奏幸蒙嚴旨切責勒限捕緝緝然後首惡就擒餘黨解散臣于彼時猶竊疑之臣世居河南自有知以來未聞鹽徒如此其衆也比奉使入晉過太行入河南之境詢于道路訊之父老僉曰鹽徒之衆由官鹽之不行耳然官鹽之所以不行者有三河東鹽花之生太減往昔取數不盈一也山路崎嶇轉運不便二也商人因脚價之重不挿和不足以償本沙土叅半味苦不佳三也民不可一日無鹽而官鹽既少又不堪食故私鹽者日益盛有司奉法又不容不多方捕之則鹽徒不衆勢曷以行是以少者數十人多者數百人各持利器往來自如官兵趨而避之莫敢誰何原其初心不過求自衛耳但此輩多無籍之人而強悍之徒也黨類既多肆行無忌或禦入于白晝而攫其行李者有之或穿窬于暮夜而劫其財物者有之民雖被害猶多不敢鳴之于官畏其復

來加害愈慘縱鳴于官亦不過案候而已抑將奈之何哉今日河南之人非無鹽之患寔鹽徒之爲患也欲驅鹽徒使不爲害又非可以法制禁令爲也亦惟于鹽法而少變通之耳夫鹽徒之所販者豈盡本土私煎之鹽哉蓋河北彰德衛輝長蘆行鹽之地也河南汝寧陳州兩淮行鹽之地也鹽徒與販在北者取之長蘆在南者易之兩淮是河南五府名屬河東其實所食者長蘆兩淮之鹽矣民食朝廷官鹽乃今假手于鹽徒之私販不亦深可惜哉爲今之計莫若量爲通變近北者分屬長蘆近南者分屬兩淮近西者仍屬河東庶鹽行既便其價自減彼私販者不禁而自息矣說者曰河東一運司也行鹽地方頓減若干其誰與我殊不知運司所職掌者國家之課也地方減則國課亦減而催辦更易矣况會典所載開封一府原隸山東者也後乃改入河東當時可改今獨不可改乎汝寧一府舊隸河東者也今乃改入兩淮汝寧可改別府獨不可改乎或又曰長蘆兩淮各有常課驟增若干其誰與我是不然河東之鹽生于池者也長蘆兩淮之鹽生于海者也池之所生有限而海



之所生無窮長蘆臣猶未親見若兩淮則臣作縣時所熟睹者也鹽包堆積如茨如梁必五年而後掣商人往往告困若于淮每歲四單之數加掣一單抑或于每單之中加增若干引民與商人實兩利之也言兩淮則長蘆可例知矣以此有餘補彼不足于國課既無所損而鹽徒以息地方以寧于黎民尚亦有利凡此不過一轉移之間耳亦何憚而不為耶此事凡行部地方者皆知之第以事有專責言輒顧忌獨不思以各官視之各人之事也以國家視之一家之事也哀益國家之稅課而奠安國家之人民有何不可而可以成心拘之哉臣河南延津人也延地鹵薄民皆煎鹽以供賦稅昔巡撫于謙題准通行故相延至今未曾有官鹽發縣者臣乃瑣瑣言之蓋目擊鹽徒之害恐起他變一念杞人之憂不容自己實非為桑梓私也伏乞勅下戶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轉行河南撫按會同各巡鹽御史虛心酌議因其遠近從便分屬即量減河東之引分派兩處則中原之地永無意外之虞其有裨于國家非淺鮮矣

王國寧拋荒疏

奏為劇郡災荒疊厄兵衝

際絕難支泣額蠲賦移民更造重地事汲縣接壤京畿咽喉十省素稱重地驛路衝疲軍需督餉即當沃歲供役苦繁今則四載旱蝗合境癘疫戶口逃亡俱盡土地曠廢無耕寧等奄奄忍死之餘血枯氣咽匍匐千里一字一淚叩闕陳之汲民宿孽千天降罰慘酷自從天啟年來迄今未有豐歲民力日耗勉強撐支迨戊寅巳卯之間飛蝗為害彌山蔽野吞嚙無遺二麥不登三秋失望然未至慘絕也庚辰入夏不雨交秋復蝗村落丘墟城市罄竭粟米一石價至十六千文漕糧芻豆一粒莫辦掘草根剥樹皮矣典衣裝拆屋舍矣賣妻子噉屍骸矣甚之父子相食矣夫妻相食兄弟宗親相食矣又甚之兵相食盜相食晝夜掠人充食矣傷毀天性滅絕人理盜賊羣行于郊外僵孱坐斃于街前宦族鉅家傾囊涸髓無濟枵腹之急而郡城虛無人矣延至今春百存一二有有地無人者有有無人牛具者有雨澤稍沾剡肉播種而古今未有春生之蝗蝻遍野湧出平地厚積尺餘麥禾掃地立盡旱災瘟疫旋復交侵目今夏秋已交全無滴雨今歲不能播穀何時敢望收成顧後瞻前萬難存



活縱傲上思賑恤豈能家給而人哺之即從此而  
 五風十雨耕獲及時而牛種安資丁壯安在有何  
 續命之術以待來年乎版圖空且隴畝盡荒猪面  
 象眼之人形凶穢冤號之苦狀呀天無路祈死不  
 能况鬪獻未平兵馬頻過斗糧束草動費數千郎  
 時時搜括子遺日日更換守令追呼于不毛之地  
 敲朴盡絕粒之人終不能無米為炊白骨再肉也  
 幸一時有司多方綏輯履行蠲貸僅免脫巾而時  
 勢多艱實難復繼乞垂矜憫危形遣官察勘特勅  
 大兵往來經取別路另發軍需將汲縣一切新舊  
 糧差通與蠲免仍於別省生聚地方量遷民丁編  
 汲墾荒耕種庶有人斯可有土臣等餒魂幸存頂  
 祝高深  
 世世矣  
**范良彥條陳河工疏**  
 題為微臣計日陞辭  
 血陳切膚要害伏乞  
 嚴勅河臣祛積累以蘇民困事臣竊觀皇上數月  
 以來種種新政有利必興有害必去且因月食儆  
 惕諭令廷臣條陳時事尚恐有未盡興之利未盡  
 去之害仰見我皇上嘉意民生國計至詳且切顧  
 事有似緩而實急似小而實大者無如臣鄉黃河  
 微骨之害積有歲年當此希邁之時若不控陳於

聖明之前萬姓瘡痍何有極已亦豈臣之所以報  
 皇上者哉臣中州人家於黃河曲裏目擊最真受  
 害亦最苦請得而痛言之河流自潼關入汴延袤  
 千里悉經臣鄉而開封以西率多山地水行地中  
 未甚為患至銅瓦廟而東盡皆平野沮洳下濕潰  
 决不時故羅家口蘇家林王家壩諸處築塞無  
 虛日而其所需一應埽料若柳稍椿草棘麻等項  
 舊例招商運買不知當日作何估計定立官價太  
 少以故商人不肯應承因而遺累里甲包賠與河  
 患相為終始郡縣有司念切民隱非不極意調停  
 然既不能破一成之例又不能作無米之炊仍舛  
 襲敝不得已而仍派之閭閻處處皆然亦勢之不  
 得不爾也他不具論以臣虞城一邑言之如柳稍  
 每束重六十斤平價可值銀六七分而官價限以  
 三分是正數未足其半穀草每束重二十斤平價  
 可值銀三分而官價限以二分是十已短少其三  
 其餘椿木棘麻大率類是一邑如此他處可知兼  
 之行水之地樹木凋殘不得不市之數百里外而  
 脚力有費雇船有費搬運有費交卸上納又有費  
 此等極煩苦之差商人東西南北之人能強之應



役乎合計歲發官銀一萬兩百姓可包賠五千餘金而倍蓰而十倍愈多愈苦而薊餉等額外之輸不與焉中州腹心之地困苦至此前臣入都時生民嗷嗷遮道與臣轉控上司而未得當臣思此等景象不講求長久之法兩河赤子何有見天之日因思河南各府原有額定河道歲修錢糧有司徵解不時拖欠數多前歲管河道副使周鏞曾有查催面與臣言已得四萬之數不知各屬今可解完否夫此項錢糧即使使在民自當徵補解若無拖欠係別項借支亦當速抵原數聽河臣奏手給發應千則千應萬則萬如臣所言柳稍等項招商辦買一一準之民間公平價值或使少占利息商人自是樂就臣又訪沿河一帶上而尉家窪下而徐州等處亦有河工彼處柳稍官價即有四五分及六七分一束者臣之請增其價通商便民似非臆說况河道額設錢糧原宜用之河上取見在已輸之銀免眼前剜肉之苦濱河小民不其有瘳乎夫臣非敢以煩聒之論樹德桑梓水性就下東西其會歸也萬一臣邑羅家口之新堤一潰淮泗之間一帶汪洋陵寢重地不免受其浸濡且河勢既南誰能挽之使北又恐徐州入運水勢乾涸而漕儲亦多梗塞臣猶記萬曆二十九年後水決蒙牆寺大河南徙當日為保陵濟運議濬築河臣曾如春曹時聘相繼受事疏請數百萬金兼七省之物力動二三十萬之徭役越歲工成民生凋敝兩河元氣實耗於此至今未復可為殷鑒方今東西交訌白蓮餘孽在在見告倘有河工興作即聚數千人於河干保無他虞乎此其憂又不獨在河也今總河張九德履任方新饒能辦此乞勅該部移咨管河部院及河道諸臣乘此水未盛發急為料理其一切埽料人工毋得陽存招商之名而仍蹈僉派之實在上勿希心於扣除而令下得假手於乾沒自崇禎元年為始刻立石碑永不許擾害貧民此誠新政第一盛事蓋河央中州為臣故鄉而延及淮泗又在臣按屬今且濫竽江淮之役一出春明叩閣漸遠故請以一日瞻闕之身為兩地生民請命伏惟聖明裁察施行

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

皇清賈漢復更正驛路疏

奏為中州衝繁已極驛路更正宜早謹繪圖進



覽伏乞

勅部速議以蘇難支重困以免遲悞軍機事案照中州驛遞衝苦緣由臣先據陞任驛傳道僉事郭四維詳稱河南驛遞向日雖曰繁難官民猶可支撐自從黃河決後東道水阻凡江浙等省一切差使舊由山東馳驅者近皆遶道河南且邇來湖廣等處捷報屢傳軍情孔急一差動用馬百匹或數百匹卽至少亦不下數十匹是以河南旣苦本省差多又苦別省遺累官民之心力空竭目前之供應萬難本道再四籌維除酌增銀馬另詳呈請外察河水已歸故道東路已成坦途往來差使仍前遶道河南者總由奉差員役以東道久未經由遂不憚遠遶因循豫省之熟路耳本道若不據實請更將見夫日逃亡馬日倒斃中州驛站傾廢在眉睫間矣且勿論驛站一倒興復爲難萬一遲悞軍機干係非小等因呈詳到臣臣以事關驛路通塞軍機遲速隨詳批該道確察向來某某省原由河南行差某某省原由山東行差東路較西路所近果有幾許南北差使分合各在某處某路直捷某路紆遠脩細詳明開呈去後順治十五年七月初四

日據驛傳道僉事程滂詳據開歸等府察報到道看得兩河驛遞疲困至今日極矣倒斃之報殆無虛日酌補之請交贖如雲本道每接申文痛心攢眉真有卧不安而食不甘者分路行差始救懸急今各府具詳繪圖前來如出一轍本道細加參酌大約山東驛路近而捷河南驛路遠而遠如自京城南來從涿州分路一由新城雄縣河間景州入山東境經高堂東平汶上兗州等處而入江南省之宿州以至江寧計程二千二百餘里爲直徑卽各省舊日所行東路也自涿州分路一由保定真定順德彰德衛輝延津渡河而南經開歸永城而入江南之宿州以至江寧計程二千七百餘里爲遶道此卽各省近日所行西路也故諺語有弓絃弓背之喻謂山東路走弓絃直則近矣河南路走弓背紆則遠矣自河決以來奉差者陰受稽遲而不覺未暇論其遠近郵遞者困于支持而莫訴亦未暇論其勞逸因循日久兩承其弊困苦至今豈可不極而思返况今河口已塞水歸故道山東一路久稱坦途伏冀分晰奏請嗣後凡遇差赴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公幹與



夫該省赴任齋奏解運及事竣回京者即與勘合火牌內實填由山東路行如赴湖廣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公幹及該省事竣回京齋

奏解運等物勘合火牌內實填由河南路行若此則兩河赤子固共慶再生即捧

節差使亦免棲遲長途矣在山東則還其所固有在河南則去其所本無實屬兩便非係推諉蘇驛困而濟軍機豈目前之益已哉等因覆詳呈臣臣欲為經久長便之計遂不厭詳慎諮訪之旨因再批布政司照依發去圖式將東西兩路遠近寔跡便否確情核明另圖安詳詳速報等因批司於七月十一日據布政司左布政使管起鳳遵奉臣批覆察與該道相同繪圖呈送前來該臣看得中州之苦驛遞為甚驛遞之苦近日為尤甚何在當年衝雖通乎數省差原分有兩路衝途官民尚苦莫支後因黃河衝決東道淹阻合天下差使率皆取道於豫而豫之夫馬是以屢倒屢逃豫之官役遂致累逃累斃如郭店等驛驛丞張煜等其明驗也矧今湖南捷報頻傳差使如織

王師南下軍機刻不容緩驛路衝繁更有倍蓰昔日者臣前在彰德供兵親見大路兩傍倒斃馬騾不可勝數甚有騾馬不敷累及民馬所夫不足累及農夫禁之勢有不能行之民不堪命臣若及今不言將來馬必盡倒夫必盡逃逮軍機一悞言已無及即將官役盡法嚴懲於事奚濟今欲蘇驛困而濟軍機惟在更正驛路照舊行差之一着耳且山東之路近而直河南之路紆而遠况黃河已歸故道東路依然坦途如湖廣雲貴等省路原經河南者勘合火牌內註由河南如江南閩粵等省路原經山東者勘合火牌內註由山東分行則眾擎易舉偏苦則獨力難支總是

皇上之地方總是

皇上之赤子一照舊而疲驛有興起之色軍機無遲悞之患矣臣亦知久息之肩一旦而復使仍舊東路官役諒所弗悅但臣惟知為地方計長便為軍機計直捷誠迫于勢之萬不得已又何暇更為瞻顧也臣謹將驛路繪圖會同鄖陽撫臣張

臣李

合詞具疏恭進

御覽伏乞

可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三十九

三



救下該部速議上請行臣等遵奉施行敬陳清察疏

題為敬陳清察之實以竭愚忠以佐

國用事臣荷蒙

皇上不次之恩畀以中州節鉞朝夕圖維思於地方

大有典革於軍

國大有裨益者務殫厥心力加意剔釐以仰副

宵旰之宸衷俯救蒼黎之疾苦斯至願也乃臣自去

歲冬杪蒞任甫月即有供兵之役往來道途介馬

睥觀見兩河地土頗多成熟隨於彰磁間即通行

司道府徹底清察慮有司之有所畏忌也故首鄉

紳而次青衿俾為四民之倡又慮上下之舞文相

蒙也故嚴衙役而次愚氓用杜三窟之狡分為四

等約以三章仍宣布我

皇上恩威開以自首免罪之門諭以地清賦均之利

一時官民上凜屢奉之

明綸下遵前後之飭諭無不曉暢感悟爭先首報自

春徂秋源源而來臣仍念地有荒熟不同民有奸

良不一期以秋成之後委官履畝分勘始可撥剔

無遺故臣前疏以預陳始末並將清察事宜咨送

戶部復蒙

俞旨遵行在案今嚴催各屬俱已開報彙齊據布政

司左布政使管起鳳呈詳內開勸墾地一萬八千

三百三項一十九畝零應照定例三年起科俟年

終將勤能各官另疏

題叙外其自首地七萬二千五百六十四項三十

二畝零應遵

恩詔免罪當年起科按地徵糧通計每歲約增銀四

十萬八千餘兩雖不敢謂遂抒司農之仰屋然太

倉一粒滄海一勺未必無小補矣倘此後尚有隱

漏在臣心力耳目所未及者料亦無幾仍前嚴行

清核多方勸墾察出欺隱地畝究招另報務使荒

蕪盡闢而原額無虧以仰答

隆慈於萬一此固臣一片愚誠夙夜匪躬矢心圖報

者也除花戶姓名及分別上中下地畝應納糧銀

細數清冊俟該司彙造到日另行報部外臣謹會

同按臣李合先具

題伏乞

睿鑒救部施行裁汰冗濫疏

題為裁汰冗濫以清衙

聞仰乞

睿鑒事竊照豫省大小各衙門人役經制既有定數



自無容額外多增但地方寬狹事務煩簡各有不同或文移多而用貼書或差使多而用幫差情勢之必然也蓋其間奉公惟謹者固有而藐法亂紀狐假鴟張魚肉良善冒免差徭亦恐不乏其人且事久人玩奸弊叢生况此輩有何良心有何忌顧其蠅聚鼠竄于公門中者不無媚官殃民擅作威福為利身肥家之計已耳故多一役則民間多一人之擾去一役則民間少一人之害利弊較然不待再計臣自到任後即嚴飭所屬凡一應公務俱立法催結文移因而減少臣不差人下司道而司道不差人下府縣府縣亦不許差人下鄉矣公事既辦衙門自無多用案牘不繁冗濫理宜盡裁是以嚴行曉諭加意清汰又念法行自近源潔流清故清汰之法自臣衙門始除吏書承差皆照新例援納無可議裁及各役悉遵 例留用外共裁革過旗牌聽用健兵等役玖拾壹名並司道府廳州縣佐貳等衙門吏書皂快等役臣屢檄嚴察通其裁汰過五千八十二名見今衙宇肅清民害盡除臣猶恐積蠹久戀難割各官徇情市恩陽奉陰違明革暗用仍行各府理刑官確察密報以憑參

究務俾恪遵

功令斷不容豺虎橫行壞法害民也既據該司冊報前來除將汰過名數冊送吏部外謹將裁汰緣由相應具

題伏乞 輝邑豁荒疏

題為

請豁輝邑包荒以救殘黎以

甦重困事臣以謗劣菲材謬膺撫豫重寄捐糜莫補夙夜冰兢惟期於地方利病殫力興除以仰報國恩無忝臣職而已如察地一事臣於未奉欽差之先已嚴行清察更多方勸諭八府一州計首墾過熟地九萬餘頃業經臣繕疏具題造冊送部矣續據輝縣申詳內云輝邑自我清定鼎原存熟地三千九百餘頃奈因前官懸裁併災傷復荒地一千四十五頃零田雖存而難耕民已逃而未歸節年錢糧累民賠補雖素封衿庶漸皆零落即催償里役無一肯任民之控籲者不止一端赴訴者日無閒畧萬姓凋殘兩官愁斃輝之累民累官以累

國稅一至於此若不哀懇本部院立請題豁則逋賦日甚包賠益苦叢爾殘邑不至蕩為



丘墟不止也等情到臣閱之不勝痛惜因思民有熟地既令其首報為

國家增數十萬金錢若民有包荒豈可置若罔聞而貽百姓無窮之累乎但事干錢糧又未敢遽以

為信隨嚴行司府委官踏丈今據司府行委衛輝府同知等官鄭玄成等再四察勘據報人民委皆

逃亡前地的屬真荒至問其經管職各察其包荒緣故據詳起自順治二年已故知縣樊鈺捏報督

墾地六十八頃二十畝四分至順治四年例應起科則調任知縣楊日昇革職知縣史繼秀陞任知

縣佟國璽各任內雖有完納皆屬民賠比時年豐地少民猶有肉可剗至十年十一年水旱頻仍奇

災疊告復荒地玖百七十六頃八十七畝三分五釐連前捏報地共一千四十五頃七畝七分五釐

田土雖蕪國課難追縣令祇知鞭笞從事照例追呼貧民遂至瀝髓傾家轉徙溝壑分外之錢糧既不能包應

解之本折又不敢欠所以十一年後已故知縣王一元吳家禎等皆因包荒糧那借次年條銀抵補

本年正供自此日復一日年甚一年且勿論從前

之死者革者無可追問調者陞者又在

赦前即見在接管失察那移之官秦長春雖經臣等會疏

題參照例議處究於國課正額毫末無補今輝邑荒數臣行察既確又

取有府縣官印結在案若不急為請命早賜豁除則逃亡終不敢歸荒蕪終不能熟官

徒降革無已賦額補足無期矣臣豈不知國用正拙地糧難以議除但除已荒之地正以保

見墾之地寬難完之賦正以永實完之賦又况此包荒地畝僅一千四十餘頃則所豁之賦原自無

幾沛涓滴以蘇窮黎當亦皇恩所不靳也除將逃亡花名地糧清冊送部察核

外臣謹會同按臣李粹然察荒臺臣李森先合詞具題伏乞

敕部議覆施行

上聞請祈

睿裁事竊照海賊釀亂逆我

剽蕩機宜疏

題為詳陳賊中情形併獻剽蕩機宜謹密疏



王化率土官民恨不滅此而後朝食况臣荷蒙  
皇恩捐糜難圖稍有一得之愚不敢不陳於  
君父之前以備採擇焉今有開封府推官劉望齡係

福建同安縣人與鄭逆同縣又與海賊踞處相近  
深知賊中情形昔曾詢及本官乃云鄭逆不肯招  
撫者全為賊將其輝牽制而鄭逆亦以其輝強悍  
為恃今賊犯江南聞報官兵大創其輝已擒臣又  
問及推官劉望齡前云賊所恃者其輝今輝已就  
縛其中還有何恃遂據本官稟云賊之所恃為長  
技者船也所恃為利器者火炮被陣也所恃為巢  
穴者廈門水窩也所恃為腹心者賊將其輝也所  
恃為手足者中左浯洲金門島中頑民也南人之  
長於船亦猶北人之長於馬也大海之水波浪如  
山與江河大不相同北人一登舟而暈眩將嘔吐  
之不暇其何能戰故以馬則北人十可以當百以  
船則南人一可以當十雖有船必不可用以航海  
也此長技之不可不知者一賊船之中載有大砲  
火藥藥迅利而砲手頗精然重大難于陸運故賊  
人不敢離水而深入也至被陣者賊步戰用之一  
人裸身執被右手帶刀數人執長鎗隨之站陣不

動以被當箭當過數箭之後翻被用刀砍馬塗手  
隨後併進賊技止此矣然被既斃而槍亦重步走  
四五里則不能行矣勝不能追敗不能走獨當一  
面猶可支持四面受敵將一敗而塗地故賊人憑  
水據險終不敢棄船而標掠也此利器之不可不  
知者二船在大海之中無所棲泊颶風作則沉覆  
矣故船必有棲泊之所而海水又有潮汐滿乾迥  
異他水泊于岸側一遇汐而乾居人能以一炬焚  
之矣惟廈門神前等處藏風聚水遇汐不乾遇風  
不暴賊之巢穴所恃在此雖浙之舟山江之崇明  
亦可灣船然其人既不相習其地亦不甚宜賊僅  
以之為信宿而終當以廈門為營窟此巢穴之可  
知者三賊性多疑不敢信用異鄉人所用者皆無  
耻菜傭獨其輝所轄二三千賊習於操練輝又狡  
謀善戰誓無異志雖海澄公猶畏之亦以其強悍  
而不肯降也但擒殺此獠則賊無所恃而餘黨皆  
可撫可剿矣此腹心之可知者四賊既多疑而專  
習水戰北人無所用之本州縣人又多受其荼毒  
恨之入骨惟島中數千頑民家在海上生死共之  
然其長技止此利器止此巢穴止此腹心手足亦



止此他郡之人不能知本地之人固知之有餘矣  
 等情又據本官密陳破賊機宜內云廈門離海澄  
 三都等處僅十里水程離同安高崎等處僅六里  
 水程近日海澄公有捐造八漿船可用以載兵其  
 戰馬只用木牌大筏尋覓本地水手鄉兵前導乘  
 海水將次時夜渡大肆焚殺相機而行得勢則奪  
 其水窩燒其積船未得勢則焚殺之後抽身速回  
 蓋用牌艇則賊之砲無所施因賊船大砲高則不  
 能中砲低則墮於水乘砲而進尚可飛渡况出其  
 不意瞬息登岸如迅雷之不及掩耳三都高崎等  
 處逐處可渡兩三路併進防之不可勝防也其取  
 于水將次時者次時水急畧淺小船及筏可渡而  
 賊之大船不能前進也其取于神速夜渡者搗巢  
 之策為賊切膚大禍計無復之萬一因獸思鬪亦  
 當預防也其取于載馬者既渡登岸用精騎馳突  
 則賊自破膽而互相踐蹂也其取于本地鄉兵水  
 手者習水性知地利既識潮汐之期候復曉海賊  
 之伎倆用之馬步併驅鄉兵得精騎而膽益壯精  
 騎亦得鄉兵而計愈決也其取于焚殺而回者賊  
 黨無多可剪滅而盡也總之以閩人攻閩人此計

之得者且海澄公黃梧與賊有深讎又荷  
 朝廷大恩深知賊情此將之可用為鄉導者也居民  
 如十八保八九都劉五店三都石馬等處皆遭寇  
 慘殺思欲報讎又習于步戰使之前驅此兵之可  
 用為鄉導者也鄉導既有其人大約精騎數千隨  
 之可以制勝矣苟無數千騎隨之則登岸之後南  
 人不能騎突賊未喪膽而本地兵將亦未敢勇往  
 也至在閩鎮將如提督馬得功曾經過海亦用水  
 筏頗知水勢又廢弁王老虎素為賊所畏服如用  
 此人破格委任俾會同滿洲大將督率精騎俱用  
 木筏小船併責成海澄公黃梧督率鄉勇及諸投  
 誠兵將刻期過海蕩滅毋致養癰為患彼處海口  
 不過五里寬耳或疑賊只據舟山崇明而不回  
 廈門可奈何曰賊雖外出而賊黨眷屬俱在廈門  
 搗其巢穴俘其妻子則人有內顧之懼歸竄恐後  
 誰肯從賊在外者且賊之子女金帛盡貯廈門而  
 神前水窩為泊船要地皆賊所決不忍棄者搗穴  
 之策可無再計而决况賊既在外則廈門益空虛  
 無備而一舉可以廓清海島矣若搗其要害則賊  
 不敢寸步離廈門安敢復謀江浙此為江浙畫策



非獨為閩海畫策也搗之則江浙自安不搗則天津亦宜防船皆可到也至賊之腹心善戰者僅其輝一人耳其輝死則賊亦無所恃將授首就擒矣而輝係漳州人與賊俱無降意萬萬不可墮其狡計而使展脫此又所當盡言而無隱者也等情到臣該臣看得海寇猖獗亟宜殲剿我

皇上自有神謀妙筭內廷諸臣亦有碩畫運籌又何待臣之煩贅也但稍有芻蕘應竭愚忠請自

睿裁因臣屬開封府推官劉聖齡乃與鄭逆俱係福建人又係同縣且與賊盤踞之處相近僅六里深知賊中情形併陳用兵搗巢一切剿蕩機宜此誠臣子區區一得未識有當

廟謨否也至見獲賊將其輝應付典刑况其性最悍其心最狡鄭逆之所恃者斯人也斷不宜留之以滋反側應請

敕江南督撫諸臣立為正法餘孽自不難蕩掃矣臣謹密疏具

題伏乞 更正賦役疏 題為中州地糧新增賦役

舊籍宜正臣謹具疏上

謹修祈

敕部酌議遵行事案照賦役一書載錢穀徵解之確數開通省百代之章程但前此攢造賦役時事屬草創衛所地糧既不會歸併州縣各處欺隱又未經盡數察出在當日不過據見在額徵錢糧約定起存款數似非經久之良謨也况今臣遵我

皇上自首免罪之明綸多方勸諭加意清察合首墾二項歲增國賦四十萬八千餘兩再加以衛所屯糧歸併附近州縣以今日應起應存之新數較當年初刊初定之舊籍相去不啻天淵矣亦何以昭明信而垂永久哉合無將通省原報熟田併新歸州縣屯地與新增墾首錢糧合盤打筭徹底清核通照萬曆年間則例註為定例務期不盈不縮合之原額上不虧

國下不病民逐一更正明白定為成書庶各屬無異同偏苦之控而通省有畫一垂久之經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皇上敕部酌議行臣遵奉施行 請賑饑民疏 題為中

可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三十九 疏



最衆倉糧積貯無多謹議照蠲賑事例請  
救速賜舉行以救殘黎以固邦本事臣聞中州土瘠  
民貧素乏藏蓋况流寇久踞之後閭閻十室九空  
我

朝休養生息近雖漸有起色年來水旱災傷到處見  
告南汝等府固均苦商羊惟歸德所屬羅災更甚  
臣前據各府揭報已將被災情形及察實分數屢  
疏披陳尚未仰邀

恩恤今分守汝南道呈裕舞等州縣汝寧府申新西  
等縣詳稱汝南十六年先潦後旱麥秋俱失目今  
斗米價至千錢百姓無銀羅買有食草子食橡子  
者更有啖樹皮茹草根者至歸屬睢永等州縣有  
稱賣妻鬻子而完

國課有聽其追此忍受刑辱者有稱扶老携幼逃  
竄而之四方者有啼饑號寒展轉而為餓殍者有  
稱紳衿巨家田產莫售赤貧小戶稱貸無門徒仰  
大而悲泣者種種苦情聞之令人痛心疾首臣因  
聚諸紳衿而問之曰歸屬較別府風穰殷厚何一  
經水災遂爾窮苦至此據稱歸俗糧積窖中地處  
窪下今歲盡雨連旬徧地行舟不惟本年之麥秋

俱已朽爛併從前數載積蓄悉被漂沒所以歸屬  
之災荒較別府獨甚歸屬之逃徙較別府更多臣  
一聞此語五內如焚除當行各被災州縣令動本  
處倉糧速行賑濟外又徧檄別府所屬但有流民  
至彼查非滿州逃人亦准量動倉糧設廠煮賑俾  
枵腹之衆不致相率為賊餓死溝壑又慮常平之  
儲備有限望救之災黎無窮杯水車薪恐莫能濟  
隨先捐銀三百兩分發歸屬九州縣嗣又捐銀二  
百兩分發汝南二府汝寧貢知府金鎮南陽貢知  
府王維新歸德責推官符應琦各親歷所屬代勸  
官紳士庶協力捐恤共回災變仍曉以順治十二  
年吏兵二部題覆直隸官民蠲賑叙錄成例當有  
寧陵鄉宦李若星首先輸谷八百石夏邑鄉宦李  
培真輸谷一千石永城鄉宦李胤岳輸谷五百石  
急公倡義均有足錄第蠲賑事例久經停止今當  
災侵叠見人民逃亡之時合無

救下該部查有災荒地地方仍照前例行令各督撫按  
廣示勸勉庶人心知所鼓勵而樂輸必多賑濟有  
所資藉而生全必衆若舍此而再置安民弭盜恤  
災固本之良法似無計也事關民生存活地方安



危相應會同鄖陽撫臣張

按臣李

合詞

題伏乞

敕部議覆行臣等遵奉施行 **李粹然河夫苦累疏** 奏

河夫第一苦累屢議終無實着謹據未議仰請  
 睿裁事切惟論治理者首重保民務保民者亟課實  
 政度緩急審時宜斯可以言為政矣言必行行必  
 信斯可以言實政矣若地之見緩而實急民之似  
 逸而偏勞者則今日之中州也若事之議多而鮮  
 成情之最苦而無告者則中州之河夫也河夫一  
 節稽之古制原出僱募舍之人情原應僱募今以  
 派為募者格于時絀故也其如地劇人稀差煩費  
 重處處皆然大路尤甚歲有本處之工有協濟之  
 工有塞决之大工有補葺之小工雖工有停時而  
 派調殆無寧日將謂既有工食雖派而即募詎知  
 工食不敷雖募而仍派也且開銷每於隔歲官役  
 多有侵漁即此不敷之工食尚不得如數依期是  
 全無募之實而僅存派之名矣在窮民之身役者  
 未免悞農失業在殷實之借人者不無被勒多端  
 里下有催提僉解之需擾工所有攬頭夫棍之乃

難輒見逃而復提解而復派一夫之累可以傾家

可以喪命雖內外節經條

奏迄無良法處此臣所謂議多而鮮成情苦而無

告者此也臣自入境之初即親得河夫之稱苦會

先以堡夫之累

上陳而尚未槩言及此者蓋河夫正奉部文會議

臣力求補救之實未敢空言其苦耳適准總河臣

朱之錫為河工

國之大政會彙併河夫徵派當更一揭凡派夫之

原委遠近之分析及衝疲之臨期酌減言之已詳

無庸復贅又據分巡大梁道臣沈荃條議六款言

多可採如河夫之均派酌調立法稽查定期更替

以及修濬內河四款俱臣與河撫諸臣可以酌妥

而徑行之者臣正在區畫期得一平易而可著之

實行行之而立見蘇息非請

旨不敢擅專者則衝途免夫與首地免派之二事也

河工必不可悞則河夫不得不派民力必不能支

則衝途不得不恤若曰臨期量減仍虛語也若曰

加之僻邑而僻邑亦非不苦恐致比例而呼又將

誰改臣愚以為衝途業有本處之苦累河夫亟應



全免計中州一百八州縣處於大路者如磁州安陽湯陰淇縣汲縣新鄉滎澤鄭州新鄭禹州襄城葉縣裕州南陽新野許州臨潁鄆城西平遂平確山信陽州一帶不過二十餘處在小民減一名便得一名之實惠在公家少一夫須有一夫之着落若槩言催募似難輕議於此時而所減無多應責河官之募補如其謂催募之難也則河官各有衙役河干向有攬頭獨不可照民間鳩工之例以効倩覓之力乎如其謂工食之少則民為

朝廷之民官為

朝廷之官設官以治民分職以治事郎為民稍任其

勞稍分其苦亦不為過况官則可以詳議設法而

民則永累莫伸變通之法或亦有人心者所不忍

辭乎若上歲自首地畝雖蒙

恩宥從前止徵見課而民多剜肉醫瘡之苦寧有

三年五年之蓄並徵兩年之額賦于一時良非易

易如再派河夫等役則地雖有增而民猶是民也

催呼一迫必至逃亡一切差徭悉宜免派養其餘

力固其恒心正所以裕正供耳至于道臣所言踏

勘確核以杜報地之虛懸者臣亦早慮及此先已

嚴檄藩司通察無則取結存案有則另行入告臣總為

國計民生起見減之民而責之官權也將見天下

大定衝者為緩勞者成逸又向子來之弗効也予

之業而示之寬暫也將使四方來歸蕃息漸臻草

萊漸闢又何貢賦之弗充民不累而工不曠斯為

折衷言可踐而事可行斯為實着愚昧所及悉以

聽之

睿裁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輪流飼馬疏 題為飼馬既定輪流甦民宜垂長便謹抒末議

仰請

聖裁事切照供兵喂馬為地方必不容已之公事如

謂輸將之難則糧料草價以及運送脚價一一各

有開銷初未常有累民如謂力役之煩業于上歲

三月間兵備巡梁道臣沈荃條奏議於直隸之廣

大順河南之彰衛懷六府輪流喂馬奉有

俞旨無復有偏苦矣臣于昨秋去臘兩歷河北皆值

衛郡供兵時也臣惟嚴禁官吏之侵尅與勢豪之

抗延以期無誤軍需而止及察之民隱質之輿情

其苦實有至偏者則輪流之未信也其累實有無



告者則取辦太急而芻糶與諸物之難齊也殆非立法之不善抑亦推廣之未詳耳臣愚謬列三條敬為

皇上陳之一輪飼之定例且申明也原議應輪六府較其冲僻繁簡衛輝洵稱至苦自議之後有羅大將軍于七月內旋師趙大將軍于十二月旋師俱在衛輝喂馬五府未輪一次是衛輝半載而兩經于役非獨偏于五府乎蓋綠自北而出者部文必挨次行自南而返者往往只在衛輝文到立時催辦且不敢以彰德改移又何敢以直隸推諉今欲伸輪飼之令須明頒一定之規如今次餵馬于河北則下次餵馬于直隸非此即彼此直省之輪流也如衛輝輪過次則彰德再則懷慶週而復始此本省之輪流也是必內部預期知會領兵大將軍註定輪該某府則駐牧者知所適從而于不越于例供辦者知所奉行而不悞于事從此永著為令即有兵馬之多寡時日之遲速各循序而無辭矣一必用之糧料宜預備也每次供兵米豆輒以數萬石計草輒以一二百萬束計行文僅在一月之前隨時派買隨時催運雖云照數給價而一府之額

賦有限藩庫之搜括無多如去秋餵馬之需至今尚未銷筭斯為錢糧驟措之艱且地有肥磽歲有豐歉路有遠近里民每有買之隔境而負運于一二百里之外者寒暑交馳晝夜不輟老幼蹙額之狀臣已得之目擊斯為民力猝辦之難臣以供兵之役歲所必有輪飼既有定所軍需何不早辦如挨次輪至某府不必俟之文到先令該司道府量地度時措價發買俾小民隨便輓運不碍農時自得從容就理查彰衛懷三府俱有故明藩房變價莫售擇其完固者量葺之專貯供兵糧料以待不時之需其糧料若得先備則草束不妨臨期縱儲之一年亦不至沍爛而况乎必需之物更非無益之備不過一先後間而官得免于臨渴之呼民得寬燃眉之逼即數有長短而臨時哀益不難矣一初次之槽斲宜開銷也喂馬器具原借用于里民者事完仍還之民間似無庸議價惟是世無不蔽之器常借終非長法如馬槽斲刀鐵鍋之類在小民無一非價買之物當喂馬時則立催借用缺一不可及發還之日有遺失無有者有損壞不堪者有適值農忙而馱運艱難者有人力不足而就近



賤賣者再遇餵馬官必從新取用民必從新辦交此係無價之輸實為無窮之費催呼百出應接不暇民至此亦甚苦矣臣議以槽餵之類每府給價一次事完收貯公所遂為官物遇用只須修補無煩再借民間不過一次之開銷而民無重困官亦永逸專辦軍需事無旁禱凡此三者臣就已成之例而再發明之酌公私之便而稍變通之總一體皇上惠民至意而期于經久可行者也伏乞

勅部議覆

李森先全豫情形疏

奏為恭報全豫情形

皇上殊恩禪以察荒重任職日夜冰兢務竭愚誠盡清兩河之夙弊永定萬世之版圖庶可少報皇恩於萬一但中州幅員遼闊高山大川阻其半則遐僻難周且兵燹之餘物換星移軍民襍處主客互異因而豪猾叢出易滋欺隱且日復一日習為故常若非身親察勘極力搜剔未易徹底清楚也職自二月初旬由磁州一路歷察河北三郡荒熟情形一望了然若彰若懷未可云荒獨衛輝一府逼近太行素多石田誠未可與二郡例論也次渡河首及河南南府如洛陽之不堪清丈永寧之勢裕

抗隱職已疏

告在案弘農一帶大勢荒熟相錯獨虜比宜陽登封

嵩縣諸邑僻處萬山之中荒殘特甚此又難與河北例論者繼自長葛新鄭歷杞縣皆開封屬境荒熟相半者有之荒倍于熟者有之然求其熟倍于荒者則未可多得矣其分數大約與弘農等至抵歸德則田連阡陌麥浪翻風真兩河所罕覩或間有荒地然以民力卜之漸墾又其易易者耳遂自上蔡達汝寧職行二百餘里其中成段熟地皆點綴如晨星周道如此遠鄉可知由舞裕以及南陽計四百八十餘里職縱馬詳閱除西南新鎮等二三縣光景稍稍堪觀其東南數百里非衰草連天即狐兔為羣此地係南北通衢滿漢諸臣凡征調仕宦皆由于此悉能日擊口道又非職一人之私言是汝寧南陽二府屬之荒殘尤甚又未可與中州諸郡同日例論者也職驅馳三月有奇徧歷八郡一州凡經臨處所即備宣

皇上免治前罪之德意與在事諸臣日講求清丈無弊之良法而諭手示幾至舌敝毫禿敢云力竭心枯但職未受事之先撫臣賈漢復業已設法嚴察



多方釐剔一切隱漏首報殆盡職今復奉命清察嚴核之下無微不入雖各州縣之首報不等非遠在遐方向為耳目所未周即零星段落久為人跡所易忽今悉一一搜摘收入版籍惟期則壤成賦萬不敢少為縱容致干功令之森嚴更不敢分外苛求有負皇仁之浩蕩也凡一切自首併勸墾地畝容職次第繕冊奏

報謹將閱歷情形先此具題伏乞

睿鑒施行 **恭報自首疏** 奏為恭報自首地畝事職思清

自入境以來躬歷兩河廣宣自首免罪之皇仁又示以怙終必繩之新例諄切告誡幸有司諸臣悉能奉行惟謹釐剔靡遺因而次第首報不特僻處之小民爭先自舉即久匿之豪右亦各格面向風刻下魚鱗大冊雖未造完計職親歷處所八府之中如祥符鄭州等州縣共計四十區處共報過自首地一千二百九頃零合先題

報但此番清察原在撫臣逐府嚴察之後職今又令各屬於耳目未經人跡罕及之地再四搜剔故集零星之首數不及撫臣初報之累累者良以地額有限一搜再搜一首再首職固不能越幅員而求多又何敢飾虛數以滋厲惟期尺寸之無漏少佐正供之萬一是細流亦可成江海之大而於國計民生兩有攸賴也除將未到州縣容職陸續另

報今將祥符等州縣見報自首地畝先繕簡明總冊呈繳部院外理合具

題伏乞 **恭報勸墾疏** 奏為恭報勸墾地畝事切職

睿鑒施行 為之併竭郡邑諸臣之心力而為之各屬當再察再首之後隱漏諸奸殆摘發無遺矣職每於巡省之時日覩荒蕪延亘阡陌凡及村社必呼其耆老脩詢其不墾之由里民泣訴悉云凡有新墾朝甫行犁夕而入冊槩不能寔沾三年以後起科之恩更有久棄荒田全無主認一經墾熟即有豪勢認為原業夤緣告理官復斷回種種苦累以故危疑不前甘棄莫墾耳職聞之不勝驚悼多方開諭不



許以開墾作自首當年起科不許以新田歸舊主徒費代耕所在小民始欣然樂墾爭先恐後矣數月以來凡職身歷之地次第報墾殆無虛日今據祥符鄭州等州縣共計六十九處共報過新墾地三千七百六十五頃五十畝零除將未到州縣容職陸續另

報外抑職更有

請者微職一言所及人心嚮赴如此再得

天語嚴飭前弊將三年以後起科之例

救下該部通飭恪遵將見喜色相告中州數千里之

膏土不幾年間盡化草萊為周原矣今將祥符等

州縣見報新墾地畝先繕簡明總冊呈繳部院外

理合具

題伏乞

睿鑒施

行 李及秀酌議鹽引疏

題為戶口凋殘已極鹽引照額難銷仰祈

敕部酌議以甦民困事臣巡歷所至察吏治訪輿情

要期民隱得以上

聞近因巡歷汝南凋殘尤甚臣耳目所及大約其官

皆苦於驛其民悉病於鹽除驛遞已另行具

題外食鹽一節士民屢行呈控臣未敢以士民草

野之言輕瀆

宸聰隨批行驛鹽道確察據該道郭四維將河南通

省各運司行鹽地方併鹽引之完欠官吏之叅罰

備造清冊呈送到臣該臣察得河南通省地方所

行之鹽引有四除長蘆山東河東三運司所行引

額俱少可支持臣俱不敢瑣

瀆外所最稱苦累者莫如兩淮之引也淮引之行於

南陽府屬則有舞陽一縣行於開封府屬則有陳

州西華商水項城沈丘五州縣行於汝寧府屬則

有汝陽等處十四州縣其僅免叅罰者惟西華項

城沈丘光州息縣五州縣而已其餘州縣皆因十

二年之額引不完叅罰在案夫有司之愛百姓未

有若自愛其官者苟免糾叅亦何恤而不為至於

官既處分而引猶拖累此勢之萬不能完可槩見

矣今有司迫於

功令皆察照戶口分派鹽餉少拂商人之意則掉臂

求去商人去則官之叅罰立至矣是以有司不得

不多方挽留此士民之所以大聲疾呼也臣取賦

役全書與彼處州縣逐一叅攷乃知官吏之叅罰



勢在固然而士民之呼籲情有必至也按全書汝寧府屬原額丁三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二丁共逃亡過二十七萬七千四百四十七丁見存丁僅六萬七千四百零五丁見行引共六萬七千二百引是一丁而食鹽一引矣一丁而責以歲食鹽三百觔此勢之萬萬不能而更責以出十餘兩之鹽價此豈力之所可辦乎况人丁之消耗已十去八九而鹽引獨責以全銷此雖歲叅一官而亦不能完夫使歲叅一官所累止一官若幸而銷完必其官嚴徵苦派以上應考成臣恐額引完則百姓盡矣目今經費殷繁軍需多取辦於鹺賦臣亦何敢頓希減額然

天地之生人無定耗於此則登於彼催科之大政有於道寡者益則多者哀稍一均平便甦苦累上無減國課下有益於民艱誠便計也如長蘆山東河東三運司因時增減頗稱便民此皆河南通省見行之事例兩淮鹽引獨不可做而行之乎况兩淮行鹽地方延袤數千餘里不惟幅頓遼濶抑且戶口繁滋以此區區一隅壅滯難完之額引而量行均

定於數千里人煙輻輳之地在彼亦且用必需之物在此則釋其咨嗟莫解之憂庶久通之

國課可以立清而無告之遺黎不至俱盡矣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敕部議覆 酌派河夫疏 題為河夫之徵派當更遠近施行 地方宜酌仰祈

膚鑒 敕部酌覆以均偏累以蘇民困事竊惟河南之大政首在河工臣屢渡黃河土民環馬而泣僉云河夫

重累旦夕難支臣初入地方未得要領不敢輕瀆宸聽因行文管河道開封府逐一察明詳覆到臣該

臣看得黃河為患自古皆然從無一勞永逸之規而有因時制宜之法立法善則官不能行其私奉

行公則民得以忘其役若不審百姓之筋力不察地方之遠近不斟酌河工之有無止於循例而行

以勢相督宜其筋力日盡遠近皆勞而河工之患為甚酷也臣愚以今日之河工當更議者一當酌

議者二如舊派夫以地四十五頃而今派夫止地二十二頃五十五畝此一欵所當更議者也蓋昔年

荆隆甫塞朱源繼潰每年之間用夫萬計是以派



夫加倍僅坐地二十二頃五十畝今稍稱安瀾河  
 工有限豈可以河口潰決之日為例乎此一欵所  
 當更議者也夫堤岸雖有一定之地方而百姓亦  
 有一定之筋力今河南額課每年大率五分若河  
 夫一名每年計用銀五十兩如瀕河州縣或每夫  
 止坐地四頃或止三頃甚有止地一頃有奇是河  
 工之費十倍於正項矣雜項偶同於正項民猶告  
 困而反十倍焉民何以支况河患關乎通省原非  
 一縣之力所可禦若不通長較筭惟本縣之民是  
 責如河道詳稱各府州縣皆地二十二頃五十畝  
 派夫一名者安所用之乎臣聞近河百姓有棄其  
 家而逃者矣夫使小民無安土重遷之情此其心  
 可憫此其勢可虞也臣愚以為近河地方亟當酌  
 議每夫一名應坐地若干頃至於逾額則議所以  
 協濟之而後近河之工可以相繼此其所當酌議  
 者一也至於南陽一帶去河工數百里離河益遠  
 則催覓益難據河道開報各州縣協濟夫數不敢  
 增減是與附近河工地方一同按畝計夫又豈為  
 情理之平乎臣愚以為遠河地方併當酌議每夫  
 一名應坐地若干頃須加倍於附近州縣非河有

大工不得輕派而後遠河之地可以相安此其所  
 當酌議者二也以上三款皆河工不平之數均當  
 更定以蘇民困臣非不知河道自有專轄臣言之  
 似為越俎然通省利害之所關臣目擊既真敢不  
 據實入  
 言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敕部行河督河撫兩臣通長確議  
 奏請

睿鑒下部議  
 覆施行

沈荃遵

旨條陳疏 奏為遵  
 旨條陳仰祈

睿鑒採擇事職以庸駑菲才叨荷  
 皇上殊恩援置鼎甲侍從有年又蒙轉陞河南分巡  
 大梁道因署臬篆例當入  
 覲復得瞻拜  
 天顏深慰下私謹遵  
 睿旨許朝覲各官條陳地方利弊此千古曠典敢不  
 竭其一得仰副

高深窈照中州一省如分驛路裁官役察隱漏清獄



一 凶理河漕諸大務凡有利當興有弊當除業經撫按節次條奏

允遵在案無可再竇謹據職耳目所及暨各府開報有一二事宜見應酌議者恭列六款為我

皇上陳之一西南驛站之宜酌補也中州路當子午

輪蹄絡繹驛站之困倍于他省今幸江浙等處分

通東路而大兵南勦勢必由豫入楚目今傳旗報

捷日無停晷每用二三十騎或四五十騎前差未

發後差踵至額馬有限催覓不周自新鄉以南由

荊州路者必歷南陽府新野縣由德安路者必歷

汝寧府信陽州通計一千餘里供應疲苦以口為

歲甚至亢村郭店等驛官死夫逃整頓不起軍務

迅急關係匪細請

敕部議即將該省驛站銀兩通盤打筭撥解補衝庶

各驛免倒斃之苦而軍機無遲滯之虞矣一河北

養馬之宜輪值也大兵入楚喂養馬匹原酌道里

之均向議河北彰磁歇馬邇年蕩平滇黔換班征

調每歲不下二三次或當春耕或值秋稼雖搬運

糧草置辦槽餼原有各府協濟而本郡百姓供億

獨煩竊計河北尚有懷衛二府直隸則有廣順大

三府皆附近大路水草平行可以飼秣請

敕部議嗣後應於六府中輪流分駐彼此協供至襄

城蕞爾小縣距彰磁不過四五百里似難再議歌

馬庶酌勞逸之均而無偏累之苦矣一常平積貯

之宜核實也常平倉為救荒要策先經部科條奏

通飭畿省見在遵行但就豫省而言各州縣每歲

贖緩為數無多且春夏解銀秋冬積穀計二季所

積多不過數十石少者二三十石蓄貯太寡無裨

實用年來頗稱有秋然汝寧之汝平新上開封之

襄鄆項商去秋水發亦遭滄沒况南鄰江楚水災

疊告米價一踴糶賑更難請

勅部議轉飭各州縣嗣後須廣行積貯不得以此小

塞責每歲大縣積至五六百石小縣積至三四百

石者量行獎叙不及額者仍與紀過將見倉箱既

盈而饑荒有恃縱有水旱不必請蠲賑之文而獲

三餘之慶矣一省城修復之宜亟圖也開封為中

州省會自河決以來城垣淤塌大小衙門分駐各

邑文移既苦往返屏翰未聳觀瞻至歷年鄉闈暫

移輝縣供應之費該縣久屬不支近者巡鹽臣馬

騰陞有修復沐城之疏業奉



俞吉撫臣賈漢復現在相度殫慮經營但虞城圍綿巨工費浩煩既無錢糧可以動支而民間物力久耗於河工柳稍供兵諸項目前新報地畝徵輸更艱用力用財不無重累請

勅部議轉行撫按或請於每歲贖緩量准支銷或請於工屬銀兩量行撥借或照滇餉事例鼓勵士民樂輸多方設法督倡興工先移衙署而次葺城垣庶經始有子來之歡不日壯維屏之勢矣一地畝等則之宜分晰也中州地土原有上中下及金銀銅錫鐵等名目分別起科向因地未盡闢疆井混淆入府以內豈無不分等則一槩派糧或致貽民間賠害者今查首漸有就緒小民自無遁情若不亟乘清查之時一併分晰高下則熟田固難隱匿而起科或致混淆終非

皇上軫念國計民生至意仍請勅部於彙報之後查照萬曆年間則例照地派糧永為遵守庶則壤有一定之規而荒瘠免包賠之苦矣一營兵缺額之宜速補也中州駐防之兵通省額存不過一萬二千計調楚調浙約去三千有餘見在無幾今奉

旨缺額免補有汰無增凡駐防分汛及逆差護鞘每苦不足况中州南接荆襄西通秦蜀地勢遼濶雖居腹裏必藉多兵彈壓請

勅部議仍許募補足額以裕綢繆以寔軍伍至各營兵丁更宜嚴飭將領兼行保甲連坐之法自汛守防禦操點之外不許離伍為非每月具結彙報各道鎮轉報撫按如有盜賊竊發干與營兵者聽撫按不時參究此又清盜源之一端而營汛不致虛單軍政從此益肅矣以上各款俱就地方事宜及各屬條議所及敬承

清問用獻蕩蕘倘有可採伏乞 薛所蘊舉賢武士疏

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奏為特舉高賢以光成均用武多士事竊惟

國學為教胄之司傳經育才領袖儒林職甚重也苟非其人鮮克勝任歷代開國之初肇啓辟雍必慎選碩儒或厚德堪樹儀型或博學可備問難良以庠均義重振古所崇資師道尊由來攸尚前人于斯蓋凜慎之矣他不具論如元用許衡吳澄輩為祭酒一代文教媲美古昔有由然也

皇上勅部議之初一即選滿漢子弟絃誦澤宮作人之化



度越往代而以職謫陋濫竿司成心竊愧之訪得保定府容城縣舉人孫奇逢以庚子賢書隱居教授四十餘年學深稽古志切希賢澹泊寧靜絕意仕進遠通之士聞風矜式

特下弓旌徵聘出山以長成均師道立而善人多其庶幾乎至于六館分教亦須老成淹博之士又察山西襄陵縣舉人李推河南濟源縣舉人吳舉皓首窮經舌耕自給布袍蔬食泊如也一臣舊治一

臣同里知之最悉均應

勅部錄用以充六堂之選敷教東序流訓上庠人文不變必有蒸蒸日上者矣江南新定經術之士不乏鴻碩然而近取目前職竊附于舉知之義伏乞

聖鑒施行

許作梅謹陳河工疏

善後之良策事竊惟黃河上關漕運通塞下關豫東民命利害所係綦重則大王廟決口不可不急修也但目前築塞所缺在柳數年來一築流通再築朱源中州百姓僅存皮骨今一州縣派夫動以數百派柳動以數萬素不產柳之處固不能無中生有即種柳地方近者採取已盡遠者陸運維艱

恐十錢而不得一錢之用也至聞曹單之間蓄柳甚盛年來未動大工即小有修築所需無幾况地近新河船運可通或行本地買辦或令募夫採取省民力而濟河工莫此為便此臣與河道方大猷面議可行者也此目前之急務也黃河自古為患然未有歲修歲決屢修屢決如今日之甚者蓋明時泗州陵寢東省藩封一有冲决河臣即行治罪邇來止叙塞河之功不議河決之罪加以數年不修之堤岸防護無人河安所恃以不決哉臣愚以為河口塞後宜多設徭夫夏秋沿河築堡以防决冬春採辦物料以備用其工食即取給於原設河銀之內河官分定地方倘有疎忽致决查係某官經管地方依律議罪則人畏决河之律不復覲修河之功自然防備加嚴庶幾少免潰决亦可省歲修不貲矣此善後之良策也以上二議皆愚人一得之見懇祈

敕部確議覆

預議漕法疏

題為黃水復聞大發漕法所當預議謹陳愚見以利

國儲事近有人自河上來言黃河大潰水勢狂奔去年及長垣城南而止今瀾漫城北二十餘里矣



河工至今日誠急也臣以為黃河為漕運所關治  
 河必先議漕歷稽前代建都不同轉輸各異我  
 朝定鼎於燕仍明之舊即當因明之制而補救之明  
 初運糧有二道海運自直沽達京河運由江達淮  
 由淮達黃陸運至衛舟運至京迨會通河成而海  
 陸之運俱罷故終明之世漕運以黃河為通塞  
 國朝因之河決流通而修河決洙源而修決大王廟  
 而又議修非為河也為漕也今年因決口未築清  
 口水淺一挑再挑小民疲於力役乃河工未動河  
 水又漲矣使河伯効靈河工蚤竣明年漕法可無  
 煩更議萬一河水洶湧工難遽完今歲前車可鑒  
 臣狂瞽愚忠謹披瀝為我

皇上陳之漕船在淮揚之間從無淺阻惟黃河北徙  
 所慮者淮河口及宿遷等處糧艘不能飛渡耳勢  
 必淮河北會泗沂東入於海則淮泗初未嘗不相  
 通也明矣宋神宗間河決澶州遂合泗沂而與淮  
 會則宿遷一帶非黃河之故道為泗沂之故道也  
 又明矣淮水雖弱為四瀆之一復得洪澤阜陵泥  
 墩萬家諸湖以益之昔則隨河入海者今使曲防  
 接泗未必甚弱何可不議也且蛤蟆周柳黃墩等

湖合落馬沂河之水由董家溝入河再引永堽姬  
 村二湖以及睢水由白洋河口接濟之則黃河四  
 分之水其流未必中斷又何可不併議也至張秋  
 迤南黃衝運道設法疏濬以利漕舟均不可緩臣  
 考之載籍詢諸輿論如此第未嘗親履其地里之  
 高下水勢之強弱以及濱漕有用之陂塘不能盡  
 悉懇祈

特遣博洽典故曉暢河勢官員躬詣踏勘與河漕二  
 臣共相參酌或別有運道可以通漕務使一勞永  
 逸有利無害詳議妥確覆請

聖裁定奪漕法既定然後可得而議河也其以利  
 國儲而便民生非淺鮮矣管見如此仰候  
 勅下內院九卿科

道會議施行 謹陳河患疏 題為決口報塞謹陳  
 民生事臣才庸識暗蒙  
 皇上遣同滿漢諸臣踏勘河漕河上情形已與同差  
 諸臣遵

旨咨部會議具奏矣幸而河伯効靈河口報塞臣目  
 覩長河形勢與濱河之民被災疾苦謹將善後恤  
 民事宜條列四款為



皇上陳之一頂衝宜保護也黃河自滎陽而東水性湍悍南衝則決而南北衝則決而北今決口雖塞如潭口寺若此堤一斷則河必經延津迤北東由滑縣抵臨清下天津入海其害何可勝言如此急工恐陽武一縣民力不克底績臣請

勅下河臣多撥夫料併力加工勿待桃花水漲又成不可收拾之勢上流下流頂衝俱用心保護倘有疎虞河官重治則河患可息矣一隄防宜增築也河水狂奔以堤為障臣見大王廟決口之下舊有小長堤一道低薄不足為恃故大王廟之決即在洙源寨東壩也臣請

勅下河臣另建遙堤併將小長堤增高加厚即伏秋水發內有龍門大壩以束其流外復有遙堤以殺其勢則水性不能橫溢矣一河夫宜復設也沿河州縣舊有額設河夫每年修工辦料防護河堤臣十年五月內具有河工孔急河累甚大等事一疏內有設夫一議該河臣題覆姑俟年豐河銀徵足再議河臣祇恐河銀缺額工食無措非言設夫為無用也臣請

勅下河臣查原額河夫炤數增設即工銀不足河夫做一分工程歲修少一分工程應聽河官於河庫內通融支筭則地方亦不苦累矣一河民宜蠲恤也臣行視河干見陽武封丘祥符蘭陽等處近河居民土地坍塌廬舍漂沒無居無食貧困已極若徵輸不已災黎其何以堪閱撫臣亢得時題覆臣同官杜濬黔黎災傷已極等事一疏部覆內有祥符等處節年災傷未經報有成河之地等語夫黃河自古為患遇有險衝堤外復築月堤歷年既久堤內草坡沙洲便是民田至決口而下以達張秋一帶龍門雖合河水經行處所尚沮洳難耕臣請勅下該督撫按嚴查各州縣被淹地上請

旨拋荒竢每年報墾行糧災民其少甦矣以上四款臣目擊情真故敬摠愚見如其不謬伏祈

勅部議覆 議杜河患疏 題為任河官以杜河患事衛

施行 人皆言衛水流毒不知衛水發源蘇門水性有常即伏秋水發下有所洩亦不足害惟沁水決入始成滔天之勢查沁水出棉竹山每年夏秋間合諸山之水迸流懷慶由武陟入黃南岸高凸衝決時



少北岸地形凹下惟恃縷堤為障比年無專官料理故隄防未修且多盜決俾衛輝大名迤東一帶水患不休近雖奉

旨估計修築祇應故事去年十二月隨塞隨衝道臣張親駐河干料理決口始塞幸值冬月水涸若當伏秋其水患又不知何如也衛河分司係新添

衙門

勅書內雖開載沁河然自設官以來錢糧不與聞衝塞不得問衛河歲受沁河之害而衛河之官不得干預沁河之事何以責河官而消河患也臣謂衛水分司駐劄輝縣離武陟百里宜令本官冬春駐輝縣料理運道夏秋駐武陟防修沁河其沁河各項錢糧俱聽本官提取每年工程照黃河例估計奏銷工大則本年額征不足關本省河銀支用工小則本年額征有餘留為次年之用其沿河堤岸增高加厚勿滋盜決之弊如此則責成專而水患可息民生可蘇矣仰祈

睿裁

勅部從長確議覆請明旨以便遵奉施行

張縉彥條議修防河工疏

奏為河工

為

國之大政修防為民之命脉謹遵

上諭條悉利害祈蚤定經制以垂永久事臣自外藩

蒙恩內擢肝腦塗地不足云報初入署時查本年

二月十七日奉有凡興利除害許衙門滿漢大小

官員商確具奏之 諭臣部職掌大事首在河工

臣自河南來親見河勢泛溢役夫顛蹙百姓處處

啼號當事時時蒿目欲保河伯効靈井里安堵雖

明者不能見其終也利害甚大安敢緘默夫黃河

有衝決之害非自今日始也自漢唐以來迄于元

明以至今日歷歷可考也已決則用修未決則用

防亦非今日始也自漢唐以來迄于元明以至今

日歷歷可考也故河決之害大則修河之費鉅若

河決之患平則防河之費輕大王廟之決也總河

臣楊芳與屢奏陳請原有經費河南募夫一萬各

此外則山東大名濟之故夫有定數每夫日給工

食一錢故銀有定額計地出夫四十五頃募夫一

各故地有定規此修河之額近事之可稽者也幸

仗

皇上洪庥衝口堵塞故道安然今日之河仍是未決



之河則防今日之河當照未決之先求其原額不當照河決之日仍其勞費矣考河道舊額守堤堡夫不過滎澤陽武祥符陳留蘭陽儀封封丘考城等十縣招募夫不過八百餘名每夫工食不過三四兩不等但以爲瞭望之用若有事修築則舊額用募夫興工此防河之額古今相沿之已久者也今民勞之已甚徭役不息經制不定差提無時是以按臣有徵派當更之請省臣有發銀募夫之論若不從此而定畫一之制經久之圖則民命之孔亟不待陽侯之怒矣臣聞河道條議派夫臨河州縣每熟地十五頃派夫一名其餘遠河百里加地五頃共派夫一萬二千五百八十九名臣不勝驚訝夫築大王廟之決口河南不過募夫一萬名今無事派夫一萬二千五百八十餘名是增十分之二矣築大王廟之決口不過每地四十五頃募夫一名今無事之時而十五頃派夫一名是加兩倍之多矣里下每僱一夫月工六兩計一歲每夫費銀七十二兩一萬二千五百餘名之夫歲加銀九十萬餘兩是加正賦之多半矣夫司農告匱

皇上宵旰憂舉朝會議曾不敢以加派二字輕出諸口乃以數十萬之加埋伏于派夫之內臣不得其說也况防河如防盜其來也忽焉其去也倏焉倘如此議若行十月以後霜落水消萬餘人逍遙河上畚鍤何施所費之夫將爲下役包攬折乾之用乎抑盡動河銀銷歸何所也况通省地方遠近不一卽如盧氏固始等縣離河九百五十里若待事急而調之一旦河勢泛溢近者不足用遠者不能到躊躇四顧安能取辦俄頃蟻穴之潰嗟何及矣此又防河者之不得輕執者也計莫如防河卽照防河之額無事以堡夫爲瞭望有事以河銀爲招募如河官難以坐募則檄行州縣發給見銀而河官勤行巡察務保萬全若有叵測之勢非常之舉就河勢所犯之處照工派夫一面調集一面題明不必拘一定之數寫遠之地大工然後協之隣省中工然後協之隣府小工則協之本府九年原一有題定規則無容更也河漕所關豈惜一方之筋力以塞蛟龍之窟乎如此則有經有權有常有變修有修之額防有防之額募有募之時派有派之時而河防可恃無恐百姓亦可與更始矣河柳欽



伐尚議栽植今戶口淪亡異日興工微派何地是

皇上行成典章功垂可久矧河工大政而可無畫一

特簡撫按臣親見民隱必有駁議詳覆者臣謹循職

掌指實以聞若愚言可採祈

敕部覆議施行

李實秀條陳沁河衝決疏

題為驚聞沁河

衝決異常衛源受害獨慘據實直陳仰乞

睿鑒勒查修築併賜蠲恤以保封疆以奠民生事竊

惟河北衛輝一府地居子午之冲世受河患而沁

水為尤甚蓋沁水發源於晉盛流於懷慶逼近太

行地據上游父老相傳高衛源一百三十丈以故

沁水之發也勢如建甌直冲衛地不可救藥昔日

原設有沁河銀兩歲加修築以防不虞頻年天災

流行覃懷官民未聞有歲修沁河之舉自去歲淫

雨匝月衛民已受其患而今歲之滄没冲突其害

有不可勝言者臣昨接家信自五月以來大雨連

綿累月不休本處河水泛漲直逼城下兼以沁河

冲决水勢洶湧波浪滔天一版由修武而來一股

由黃河故道而至東西夾攻以致郡城內外洪濤

汨沒平地水深丈餘往來行人渰死無數廬舍半

為傾頽田禾悉被漂流一派汪洋竟成澤國居民

舍早就高露處無依啼饑號寒之聲慘不忍聞現

今土屯東西北城三門地方官民日夜防禦未有

寧宇臣聞之不勝駭異嗟嗟衛民二麥既已不收

秋成又屬無望轉瞬隆冬蟻命旦夕莫保賦稅出

自何所一郡縣如此他郡縣不知更何如也在督

撫職任封疆自有確報臣桑梓迫切聞此異常水

災又不得不亟為請命者伏乞

皇上軫念殘黎大沛

勅部亟議蠲恤以全民生併請

勅部確查沁河决口處所勒限該管地方官亟為堵

塞勿以鄰封為壑庶南北咽喉之地不致永受河

患而

國計民命兩

有攸賴矣

條陳養馬所夫疏

題為衝途苦累難堪激切陳言仰乞

敕部酌議以甦民困事竊惟河南衛輝一府附郭汲

縣路當九省通衢在明季凋敝已極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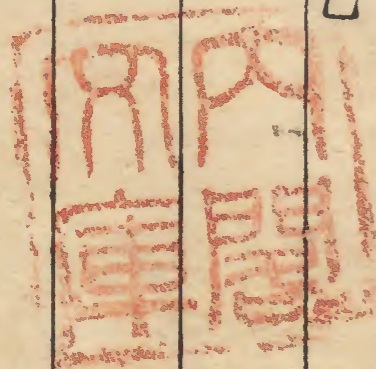
朝定鼎以來大兵經過差使往返絡繹不絕兼之水  
患頻仍河工未竣民不堪命久矣當今最爲苦者  
有二一曰大兵養馬之苦也衛輝北有彰德東有  
大名西有懷慶相去不過二百餘里大兵每次南  
征養馬皆在衛輝動經月餘大名彰德僅十之一  
二懷慶則全不經臨也卽如去歲徵調紛紛自閏  
六月至十月經畧標下及江西兩廣等處差官押  
解馬匹先後共經五次喂養合計三千五百餘匹  
駐劄多者一月少者亦不下二十餘日一切夫爨  
草料等項俱派民間備辦切思衛輝較三府最爲  
衝疲錢糧戶口最爲稀少養馬之數則較三府獨  
多苦累不均莫此爲甚臣請

勅下該部酌議以後凡遇大兵養馬或與三府分駐  
或與三府輪流如在大名則當用直隸附近州縣  
協濟如在彰衛則當用河北府州縣協濟所用糧  
草俱應隨時估價至於轉送之費常數倍於正項  
伏乞

勅部一併從長酌議作何銷筭庶百姓得有息肩之  
日矣一日所夫賠累之害也衛源舊設河平一所  
以供差役往來之需其牛頭夫役原係陳留長葛

原武三縣歲額銀五千八百餘兩僱役代當與汲  
縣毫無干涉因

鼎革之初三縣未歸版圖暫令汲縣料理不過一時  
權宜之計詎意積久因循十年以來三縣上解銀  
八百餘兩其餘夫役盡取之里下牛頭盡取之民  
間汲民何辜而爲此三縣填無窮之谿壑耶伏乞  
勅下該部查陳留等縣原額河平所銀若干兩令其  
依舊赴衛應役或因三縣除荒徵熟額銀不敷應  
准撥某項錢糧抵作所中之用庶汲民不致獨累  
而輸蹄往來得以有資矣以上二款緣臣係汲人  
知之最真故敢爲  
國計民生請命如果臣言不謬統乞  
睿鑒施行



河南通志卷之第三十九 終







